



《当代》文学丛书

DANGDAI WENXUE CONGSHU

郑
万
隆

当代青年三部曲



《当代》文学丛书

郑万隆

当代青年 三部曲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所收的三个中篇小说，是青年作家郑万隆近年在《当代》杂志上发表的新作。它们彼此独立成章，又是相互联系的整体。全书围绕着青年女工李晖，描写了一群八十年代青年人的形象。他们在工作、爱情、家庭以至更广阔的人生面前，有的富于对生活 and 自身价值进行思考；有的则在生活方式和意义上具有现实的强烈的追求；还有的在腐朽思想的影响下，变得庸俗而浅薄。在这些人物身上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到一种真实的时代气息，听到一代新青年朝气蓬勃的心声。

作者长于青年题材的创作，对人物心理的描写细致准确，笔下流露着激情。

封面设计：伍 端 端

当代青年三部曲

Dangdai Qingnian Sanbuqu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3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5}{16}$ 插页 2

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37,000

书号 10019·3697

定价 1.10 元

目 录

年轻的朋友们	1
红灯·黄灯·绿灯	105
明天再见	260
来自大海的呼唤(代后记)	390

年轻的朋友们

见了面说什么呢？让她看通知书？请客？还有呢……

他揣着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在——七路汽车起点站等她。那张没有多少光泽的脸上，闪露出企望已久的荣誉带给他的尊严。他眼睛看见的一切都带上了感情色彩，人流、车辆、楼房、绿树和那喧闹的音响，显得那么丰厚充实，哪一部分都不是多余的。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神秘可爱的一切呢？他不时地踮起脚尖，把脖子也伸起来，但他又怕被熟人看见，问他在等谁，问他考上没有，用嫉羡的目光和嘲弄的口吻起他的哄。这些整天守在机器旁的人，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，来调节一下他们的生活气氛，松懈一下绷了一天的脸的；何况这些人没有他这种运气，没能去考大学，更没有找到那么一个有魅力的姑娘……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被一拨一拨不要命挤汽车的人群，从铁栏杆旁推挤到一排高高的白杨树下面。那里有几个抱小孩的妇女和上年纪的老头儿，他们迷茫地看着一辆辆开走的车和一点也不见减少的人群，低声地骂着——肯定是

骂汽车公司，绝对不敢骂那些挤在前面的小伙子。因为在凶蛮面前，文明是个弱者。要在平时，他会跑到车前头，砸司机的门，让司机和售票员给这些老头和抱小孩的行点方便。可今天，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些女客身上，生怕漏过了她！

啊，这个风流女郎！如果把通知书给她看，她会怎么说呢？……她一定会说：“啊，英雄！还是留着你自己欣赏吧，或者装在镜框里挂在你家的墙上！”

她会这么说的。这个在草原上生活了七年，带点“野性”的姑娘！

请客？她不一定不拒绝。她会用眼睛把你打量五分钟，冷笑着说：“是让我替你高兴吗？去喝一杯？啊，这可真是荣幸！我要是没工夫呢？……”

她似乎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。不知道她在开别人的玩笑，还是在开自己的玩笑。

风息了。杨树悄悄地停止了它们没有谈完的情话。

夕阳的余晖，从他脸上一直移上了树梢头。可她还没有来。他看了第……不知道多少次表了。

等人，是世上最让人焦躁烦恼的事。

她不会来了吧？——车站上的人都走空了，只有上面亮了灯的电线杆子和那排一声不响的杨树在陪伴着他。

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次这样的结论：她不会来了。同时又懊悔自己为什么到这儿来等她。傻子！知道她一定上白班吗？是早有默契吗？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约会呢？

突然，一个轻盈而秀美的身影闯进了他的视野……

那个小巧的提包晃动着，那件连衣裙象雪一样，那走路的态度，烫着大花的头发……是她？……不！是和她一个车间的。叫什么来的？……那个姑娘已经走到站牌下，而且已经看见了他。倒霉！

“哦，是梁启雄啊！听说你考上北大了，咱们厂就你一个，是吗？真让人羡慕，摇身一变离开工人群了。什么时候请客呀？大学生了还那么腼腆，请客的时候别忘了我！……吃点吗？闲磨牙的！”

她响亮而又香甜地磕着瓜子儿，把手伸过来，那双蒙着雾的大眼睛很大方地盯着梁启雄：“啊——大学生不象我们这样小市民气了！”把手又缩了回去。

梁启雄看着地上的瓜子儿皮和她脖子上的项链，她那条颤动着的腿和脚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仿佛感到和她隔着什么。是什么呢？

汽车来了。这姑娘跨进车门，招呼着：“你怎么不上车？噢——是等人哪！等李晖吧？”随着车门“嗤——砰”一声，汽车开走了。她把脑袋从车窗里伸出来：“李晖今天下午请假了，内蒙来了客人！”

“内蒙来了客人？是杨帆吗？……”梁启雄象石头一样立在那儿，感到大地在往下沉，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。路灯象萤火虫在飘飞，马路上流溢着深蓝色的光。

也许不该来吧！——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妈妈在厨房里喊了一声：“二雄，你上哪去？”又追到门口说：“一会儿你

爸爸就回来了。”——“我……我也一会儿就回来。”——“我可不许你再找那个姓李的姑奶奶，我还想多活两年哪！”母亲那失去了线条和光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绯红，两只眼睛象两口深井闪烁着微弱的光……

也许见了面，也没什么话好说的。厂里正在评选出席市新长征突击手大会的代表，李晖能不能当选，成了全厂的舆论中心。虽然她三年来一直保持着下线二百五十米的最高纪录，而她的衣着打扮、她的个人爱好和风度作派，使领导和很多人头疼。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代表选不上，反倒成了众人讥讽的对象。对一个姑娘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名声更为珍贵的了，而衣着打扮、风度作派，又往往被引申为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够充分理解的“生活作风问题”，进而划入“资产阶级”范畴，又最容易、最有力量毁掉一个姑娘的名声。这对李晖来说，该是多可怕呀……为了这件事，梁启雄跟她谈过不知道多少次，劝她注意点影响，注意点传统的风俗习惯，可她说梁启雄是“多管闲事”，是“浅薄”和“脆弱”，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安慰。他们之间正是为这个事而闹崩了。有一个多月了吧，还没有找到达到谅解的桥梁……

“你上不上车呀？”公共汽车的门敞开着，女售票员把脑袋从车窗伸出来，大张着嘴，那劲头，如果梁启雄离得近一点，会把他活吞下去。

车站上孤零零只有梁启雄一个人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站台前来的。他从胡思乱想中惊醒过来，抬起脚，迈出去一步又缩了回来。

“神经病！”售票员骂了一句又咯咯地笑了起来，那压抑不住的、夹裹着讥诮的笑声多象李晖呀！

二

这是一幕往事——

……从厂区回宿舍大楼的路熟悉得象数自己的手指头一样，梁启雄一头走一头念经似地背着英语单词。他眼中的世界仿佛都是用英文字母组成的，纷乱而拥挤，单调又枯燥。要不是考大学，摘掉“苦闷的一代”的帽子，改变“自我价值”，要不是外语在高考中算一半分数，刀搁在脖子上他也不愿意受这份洋罪！可这一半分数对他多么重要：去年他名落孙山，明年就超过参加高考的年龄，天哪，成败在此一举！

天热得连蝉都不叫了。

入夜的马路上到处是芭蕉扇、折扇，谁也不象他——他感到气温比他的体温低多了。谁能想到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惩罚会全面地落到他们这一代人身上。一切都要从头开始，包括认识 ABC，包括认识你是一个人，不是羔羊也不是一部机器！

梁启雄的宿舍在五楼尽东头的一扇门里：五〇二号。不知道同屋的“大葱”（从金波）在不在？求天保佑，最好他又去太阳宫体育馆游夜场了。这个游泳爱好者，体魄强壮、精力过剩得让梁启雄真有点嫉妒！他是不考大学、不受这

份洋罪的，甚至连报纸也从来不看；他再也不相信“从书本里树立起来的生活信念”和“从别人那里领教来的水晶球般的人生观”了。而我梁启雄为什么这么傻呢？难道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真的能够一下子改变“自我价值”吗？……

他的头脑完全被外文字母充满了、搞昏了。他觉得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，困扰在异国的语言中。

上不完的楼梯……trying是什么？……外文单词在他的眼前象五彩的蝴蝶在翻飞，象迷乱的星星在闪烁，他扭开了尽东头的门，一直走了进去——多巧，就在这间屋里，他和李晖非常难堪地相遇了。那是因为他少上了一层楼，走错了门，走进了四〇二号女工宿舍。

在这夏天夜里，姑娘们的身上单薄得不能再单薄了。她们在轮流试穿李晖刚刚买来的一件粉红色透明的尼龙背心，羞涩得互相搂抱着，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一个个都想当一分钟的“摩登女郎”，哪怕只是一分钟！

李晖盯着那个正在脱上衣、象剥开的沙田柚一样的白胖子：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，还不如我再给你买一件呢，我那是八十五号的，你要试一下就成了一百〇五号了。”

姑娘们都被这个“沙田柚”吸引住了，天老爷，一百〇五号穿在她身上也不富余！……她们没理会宿舍的门锁上没有，更没想到闯进一个戴眼镜的大小伙子来！

姑娘们躲没处躲，遮没法遮，惊叫着，象爆炸了一颗手榴弹。一双双手捂着胸前，又慌乱地伸到床上抢衣服，那件尼龙背心掉在地上了……

抖动的白光，尖厉的嘶叫，震颤的眼神……这一切，这一切都映入那对廉价的镜片里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……”梁启雄也惊呆了。他向后退着，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！”

“不能让他跑了！”

遮上衣服的姑娘们镇静下来，有了胆量，有了勇气，充满了报复的冲动。

眼睛、眼睛、眼睛……一双双眼睛逼过来，犀利的、愤怒的、仇恨的、讥讽的，闪着，扩张着，简直要把梁启雄吃了！

“我真是走错了门了……”梁启雄满脑子的字母都象惊鸟一样地飞跑了，浑身战栗着。让他怎么说呢？他简直想哭几声。

“走错了门？流氓！你他妈的想什么哪？”那个“沙田柚”一把拉住了梁启雄，大喊着：“揍他！他是三车间的技检员，还是厂团委的委员哪，这个不要脸的！”她那厚厚的巴掌，响亮地落在梁启雄的脸上。

梁启雄手里的英语卡片象败鳞残甲一样掉在地上……他双手捂着眼镜，连招架都不敢，把脖子深深地勾起来。

这比花果山群猴戏八戒还好看！全宿舍唯一一直穿着衣服的李晖，掩着嘴差点笑出声来。

“我真、真、真是走错了……”梁启雄的嘴唇不知被谁打出了血，姑娘们还不肯放手。屋门口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，

叫嚷着要把梁启雄送到保卫科去。

李晖从地上拣起一张英语单词卡片，心里颤了一下。她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要是再闹到保卫科……她走上去，拉住“沙田柚”：“姑娘们，快放了他吧！”

“放了他？那么便宜？”“沙田柚”俨然成了英雄。

“他是来找我的。因为我对他说宿舍里就我一个人……你们看什么？他是我的男朋友。”李晖目光坦然地直视着梁启雄说，“还不快把你的这些宝贝拣起来！”

“哎哟，原来是……”姑娘们惊呆了，又搂抱在一起笑个不停。

梁启雄蹲下去拣着卡片，心想：她怎么这么说？我跟她……

“走吧！”

梁启雄的胳膊被这个见义勇为的姑娘挽着，象机器人一样从包围圈里出来了。

……宿舍大楼外面，天黑得象拉起了厚厚的窗帘。梁启雄和李晖默默地走着。他不敢抬头，渐渐地和李晖拉开了距离。他的心里酸甜苦辣，很不是滋味。这姑娘他认识，是五车间的下线工，怎么说呢？一个风流女郎！……还是一九七六年“四·五”事件时他们打过一次交道，这也算一报还一报吧。他看不清她的容貌，可闻得见她浓烈的香水味。她也许洒了半瓶香水！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李晖在一棵伞形的槭树下站住了。

“我在想怎么谢你……要是让她们送到保卫科去，明天

就会传遍全厂，我真不知道……”

“可惜刚才我没有打你两下，当时你在想什么哪？”

“这些单词……trying 是什么？”

“trying? ……难堪的又是苦恼的！”李晖吃吃地笑着说，“要是大学考不上反倒进了公安局可真有意思！你的宿舍在几楼？”

“五〇二，也是这个位置。”

“好啦，你走吧，下次可别走错了，再走错了，我们就用手打你了，把你塞进茅坑里！”

她咯咯地响笑起来。那压抑不住的笑声里，夹裹着讥消的气浪，震荡着整个夜空。

她走了，诱人的香水味还留在空气中。梁启雄觉得自己置身在彩色的梦幻般的雾中。

真想不到命运在向他微笑，这也许是好兆头吧？

三

大概是香水味还在发生作用吧，梁启雄浑身热辣辣的，浸沉在对传奇般往事的回忆中，很久很久。

夜风送来了料峭的寒意，从遥远的北京车站传来了悠长的钟声。梁启雄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毅然离开了车站，决定去花园路找李晖。

那个内蒙来的人是杨帆吗？……李晖好象说过，她家还有他一张照片呢。每次李晖说到他就激动起来，两眼闪射

出异样的光辉。她在内蒙插了七年队。青春的七年，除了黄了又绿的草，日夜厮守的羊群，毡包和那简陋的木板房子，应该给她留下点什么呢？她不应该交上一个朋友吗？为什么一个姑娘只能交一次男朋友呢？……

心急，路远，真不该开步走。

树荫里的一对对情侣，就在马路边上拥抱接吻，一点也不避讳人们的眼光。家里不方便，公园里也没地方吗？还笑呢！甜腻腻的让人那么不舒服。这就是开化、文明、现代生活吗？

干嘛这个时候去找她，难道我真有神经病了？梁启雄不断地向自己发问，但脚下一点也没有减速。在十字路口登上一辆公共汽车，一直到了花园路。

好长的花园路啊……

他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奇异的念头，也许事情完全不是他担心的那样，也许那个内蒙来的朋友已经走了，也许她正等在大院门口的树下，埋怨他为什么不早来呢……说实话，从那次走错了门，他就被她迷住了。她的容貌，她的风度，她的声音，一个多么有魅力的姑娘！是从她身上，他才感到不是所有的漂亮姑娘都有魅力，就象不是所有的女人烫发都适宜一样。这或许就是可怕的诱惑吧！……记得，他和李晖第二次见面，就又让他大吃一惊！——那天，他爸爸从西安回来，他下了班就往车站跑。车站上已是一条“长龙”。车来了，他排在队尾，望着那蜂拥的人群，还没有拿定主意上不上，书包被什么绊住了——也是一个书包，不，白色精巧

的挎包，还有一个帆布大画夹子。——“哟，是你呀——走错了门儿的！”——是她！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更不敢相信这个姑娘是他们机电设备厂走出来的：柔软的头发放成舒展的大花，瀑布一样披在肩上，真让人觉着有点过分；那件紧身的连衣裙，方形的领口里露出一条金色的项链，裙子下摆又那么短，一双象锥子一样的高跟皮凉鞋，站得离他这么近，又是香水味！——“进城吗？一块走吧。”她的声音很高，仿佛车站上只有他俩。——“我……”身为厂团委委员的梁启雄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真不知该说什么了。李晖的眼睛一闪一闪地盯着他，笑得又那么甜，使他不敢抬眼看她。能说这个姑娘不是风流得让他害怕吗？

.....

车上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刚才站着都很难找到放脚的位置，这会儿躺着都有地方。下一站就是花园路西口，李晖的家就在路南那片楼区里。那里是六十年代兴建的大屋顶式住宅区，深奥得象一片海洋。它完全不象梁启雄家住的那条小胡同，随便问一个人，连他家有没有电视机，安没安装电表，总收入多少，都能说得一清二楚。而那楼区里，不知道几栋几门几号，找一天也不一定打听出个结果。

“到花园路的下车了。”售票员报站的声音催人昏昏欲睡，汽车也好像得了气管炎，使梁启雄几乎忘记自己是在车上。他眼睛盯着那个大门口，找呵找，眼睛发胀，脖子都瘦了。

下了车，他惆怅了。李晖没有象他盼望的那样在大院

门口等他，还去不去敲她家的门呢？……肚子开始叫了，还是先找点填肚子的吧。

霓虹灯一明一灭的花园路饭店里，喧闹而且散发着酒味，聚集着一大群形迹不拘的人。梁启雄只想喝一碗稀的。他端着一碗馄饨，几乎把所有的餐桌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座位，只好站在窗台前了。

身后一张桌子上传来一对青年男女的谈话声，

“吃吧，都是为你买的。”

“油腥这么大，我一口也吃不下……这一桌要花多少钱？”

“管他呢！我可不象你，三十七块钱还给家一半。我花光了，手一伸，老头老太婆最少也得给十块二十块的，不花白不花！”

“我可比不上你，有个好爸爸好妈妈……”

这些话使梁启雄碗里的馄饨变得一点滋味也没有了，同时脸上发起烧来。李晖的爸爸就是个“大官”，他追求李晖，是因为李晖在那女性的神秘感之上还蒙上了一层“大官”的优越感吗？不，他绝不想靠在李晖爸爸的肩膀上，他要自己的力量，自我奋斗，来实现和提高“自我价值”。这也是他拚命考大学的原因。

忽然，他从身边的窗玻璃上看到一张漂亮的少女的脸，那双象月亮一样深藏在云雾中的眼睛在盯着他。不是李晖又是谁呢！他真想大喊一声。可就在他放下馄饨碗的一霎那，李晖闪电一样地消失了，而出现在玻璃上的是一个长着

四方大脸、喝得醉醺醺的大汉，那双红红的眼睛瞪得有鸡蛋那么大。

梁启雄惊悟过来，大汉不是在外面而是在屋里。他回过头来，看见餐厅紧里头那根柱子后面，一张桌子旁坐着那个大汉和李晖。

他和李晖的目光相遇了。李晖微笑着向他走过来。

“来吧大学生，喝一杯！”

她的声音好象整个餐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“不不，我不会！”

他向后退着，心想：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事，她怎么知道了？

“啊，是以为在这样的场合里喝酒不文明吧？”李晖上来拉他，“你看我，比在草原上跳着舞撒酒疯文明多啦！”

梁启雄这时才看出李晖和那大汉一样醉醺醺的，红晕爬上那高高挑起的眉梢，眼睛也变得浑浊了。

这比那次一一七路汽车站见面还让他难堪！

那个大汉就是内蒙来的杨帆吗？梁启雄的心中好象爆炸了一枚妒嫉的炸弹。他真想转身就走，或者，或者上去搯李晖一个嘴巴……

“看你，还傻楞着干什么！”李晖摇着梁启雄的胳膊。

人们都抬起脸看着他们，目光中有鄙视、嘲笑、敌意，也有怜悯。梁启雄深插在裤袋里的手，按着那份通知书，脸上也象被酒精刺激了一样。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侮辱，他后悔到这里来。但李晖的那双眼睛是热情而真诚的，是不